

廣近思錄

一



廣 近 思 錄

(一)

張 伯 行 輯

廣近思錄羣書姓氏

張南軒先生

文集

史論

呂東萊先生

文集

別集

集錄

黃勉齋先生

文集

講義

經說

許魯齋先生

文集

廣近思錄

羣書姓氏

廣近思錄

羣書姓氏

遺書

薛敬軒先生

文集

讀書錄

胡敬齋先生

文集

居業錄

羅整庵先生

文集

困知記

廣近思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道體

張南軒曰。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

張南軒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張南軒曰。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

張南軒曰。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滓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

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

張南軒曰。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者。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激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張南軒曰。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真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

張南軒曰。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張南軒曰。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卽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張南軒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張南軒曰。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張南軒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

張南軒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張南軒曰。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

張南軒曰。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張南軒曰。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張南軒曰。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爲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爲一物耳。張南軒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卽其盡於己者也。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張南軒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乎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異乎此。其可乎。

呂東萊曰。中和之中。以人言也。中庸之中。以理言也。遺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呂東萊曰。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爲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

呂東萊曰。目耳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

呂東萊曰。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呂東萊曰。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

呂東萊曰。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卽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黃勉齋曰。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

黃勉齋曰。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閒。

黃勉齋曰。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冰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成。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黃勉齋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爲旱。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煖。陰有餘。陽不足。爲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

黃勉齋曰。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而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黃勉齋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

黃勉齋曰。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

黃勉齋曰。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

黃勉齋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

黃勉齋曰。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之。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黃勉齋曰。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

黃勉齋曰。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黃勉齋曰。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

黃勉齋曰。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

黃勉齋曰。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

黃勉齋曰。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汨之也。迨其氣清而欲望。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

黃勉齋曰。性。卽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楊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

黃勉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所必然也。

黃勉齋曰。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

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皆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黃勉齋曰：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施，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

黃勉齋曰：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

黃勉齋曰：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黃勉齋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

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許魯齋曰：齊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許魯齋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許魯齋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許魯齋曰：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許魯齋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

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許魯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卽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是分殊也。

許魯齋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

薛敬軒曰。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薛敬軒曰。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卽無極而太極也。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

薛敬軒曰。卽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閒也。

薛敬軒曰。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薛敬軒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

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

薛敬軒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天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薛敬軒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薛敬軒曰。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記所謂人生而靜。爲天之性。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薛敬軒曰。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卽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薛敬軒曰。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薛敬軒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閒斷處。

薛敬軒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薛敬軒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之。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薛敬軒曰。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言。其實一也。

薛敬軒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薛敬軒曰。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